

THE
ZERØS

My Misadventures in the Decade
Wall Street^{Went Insane}

双零年代

华尔街疯狂十年的真实记忆

2000年至2009年的双零年代中，华尔街已然失控
这是一段最为狂野的浮华岁月，一份杂志推动了光怪陆离的交易员明星秀
没有荒诞，只有更荒诞

[美] 兰德尔·莱恩◎著 孙碳◎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零年代: 华尔街疯狂十年的真实记忆 / (美) 莱恩著; 孙碳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9

书名原文: The Zeroes: My Misadventures in the Decade Wall Street Went Insane

ISBN 978-7-5086-4077-8

I. 双… II. ①莱… ②孙… III. 经济学—通俗读物 IV. F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0275号

THE ZEROES © by Randall Lane

Copyright © 2010 by Randall Lan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 Inc.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双零年代: 华尔街疯狂十年的真实记忆

著 者: [美] 兰德尔·莱恩

译 者: 孙 碳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72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0-577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077-8 / F·2946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在交易时间进出过交易大厅，那么他就是那个喧嚣环境的见证人。嘈杂的声音来自身材魁梧、嗓门洪亮的男人们，他们每天都在用巨额资金进行搏杀。我的公司叫倍赌传媒（Doubledown Media），是《交易员月刊》（*Trader Monthly*）、《生意决策人》（*Dealmaker*）和《私人飞机》（*Private Air*）等杂志的出版商，这些杂志为十年以来华尔街高额收入和奢侈消费定下了基调。在2007年11月1日，公司主办了首届华尔街慈善拳击锦标赛。出席这次活动的金融精英有近千人，挤满了纽约市汉莫斯坦恩舞厅（Hammerstein Ballroom）的三层楼。豪华的汉莫斯坦恩舞厅已有百年历史，它的设计初衷是要带给人们超越大都会歌剧院的听觉享受。

我们提供烤得三分熟的牛柳，让金融精英们大快朵颐；我们也提供美酒，在每一张桌子上都放着一瓶五升装的吉宝伏特加。这是一种刚刚上市的“高级烈酒”，品牌的所有者是一位俄罗斯富豪新贵、身价亿万石油大亨。他声称重新发现了一份19世纪的伏特加配方，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所有伏特加颁布的标准：使用俄罗斯大草原黑土中生长的冬小麦作为原料，将取自拉多加湖的冰冷湖水进行蒸馏，并用乌拉尔山脉中开采的石英水晶进行二次过滤。

如果我们的客人想要一些私人空间，他们可以前往价值40万美元的梅赛德斯

迈巴赫中小坐。这个重达三吨的陆上移动头等舱，为那些摆脱了亲自开车负担的人，提供了靠在后座上的休闲时光：配备了十八向可调真皮座椅，还有头部和脚部按摩器，位于座位中间的扶手里还内置了一个香槟酒冰箱。如果有人走进我们为烟民们订制的帐篷，想要吸入一些尼古丁，我们会无限量供应 30 美元一支的季诺白金皇冠雪茄。这种雪茄的茄芯由秘鲁和多米尼加出产的烟草按照一比三的比例混合制成，年份都在四到五年，而包裹茄芯的茄套产自康涅狄格州的精品种植园。我们向到会者提供了全身心的感官体验，使他们无暇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让他们钱包的厚度逐渐变薄。出席的宾客，每个人的花费都达到一千美元。

在所有人中，我肯定是最穷的人之一，因为我的车还是一款 97 年产的斯巴鲁傲虎，而且车的表面凹凸不平。但因为我是倍赌传媒的首席执行官和主编，所以我的座位在拳台的近台区，是屋子中最好的位置。这样，我就能够在这种怯弱的荣耀下观看自己创造出来的慈善拳击赛。和我同桌的人中，有善于交际的盖瑞·库尼（Gerry Cooney），他是前重量级拳手。因此，为了请他前来与宾客们交际，我们向他提供的报酬是：2 000 美元，不仅预付现金，还报销往返车费。还有前中量级冠军艾迈尔·格里菲斯（Emile Griffith），他最广为人知的举动，就是在 1962 年一场全国直播的拳击赛中，将拜尼·“小子”·帕莱特（Benny “the Kid” Paret）打死。（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格里菲斯的头部遭受了数千次击打，所以我发现他现在遭受着痴呆症的折磨，这使他说出的话几乎令人无法理解。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出场费只有区区 200 美元，而且不报销车费。）

第二场拳赛进行的过程中，我离开了那两位我们花钱请来的名人朋友，开始环顾四周。屋子里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客人们的财富和炫耀性的消费令人震惊，而我们公司虽是主办方，却永远处于资金不足的状态，因此我们一直都是东拼西凑的风格。宾客们所处的世界，和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一群大猩猩所组成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是那么陌生。但是在过去的五年中，我逐渐掌握了他们那个世界的语言和习惯，刚开始，我的身份是一个获得许可的观察者，可以说我就是杂志业的珍·古道尔^①。随着我们杂志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金融界人士也慢慢接纳了我，把我看作

①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英国著名女生物学家，长期致力于黑猩猩的野外研究，此处有自嘲意味。——译者注

值得信任的圈内人。现在，随着市场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发现自己作为华尔街的记分员，正为这个“创造+消费”的庞大机器增加燃料。我自己并没有创造财富，但是，为了我的公司能够快速发展，我们必须拥抱财富。

吃，喝，并消费，位于我们国家金融金字塔塔尖上的这些华尔街人，正在我眼前大肆庆祝他们的地位。他们发出的噪音震动着汉莫斯坦恩舞厅的百年地基，由此判断，这些穿着阿玛尼燕尾服和布里昂尼西装的客人，来到这里并不只是为了享用牛排和伏特加，他们的目标是某些更加与生俱来的东西。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鲜血。或者说，他们是为了获得某一群人的血。几乎所有华尔街的人都认为，这群人就是世界上所有邪恶和错误的化身：这一小撮人是他们的同行，赚到的钱甚至比他们还要多。

“高盛……垃圾！”人群整齐划一地吼道，“高盛……垃圾！”

可怜的沙恩·基纳汉（Shane Kinahan），我想。此时，他正走向拳击台，他雇用的风笛手在他入场的时候开始吹奏，他徒劳地想要用乐声盖过倾泻而来的挑衅言论。高盛的名字现在正受到人们的一致嘲笑，而他是高盛的副总裁。引发人们的嫉妒是华尔街的原罪，基纳汉正是因此获罪。几个月以后，在发放年终奖金时，高盛将向其三万名员工支付2007年的奖金，人均661 000美元，这个数字比华尔街的任何一家银行都要多，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规模相近的公司要多。这里人均的概念，包括了在高盛工作的每一个人：秘书、门卫、咖啡店员工和林肯城市汽车^①司机等等。当然，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高盛人，他们分到的奖金要高得多：基纳汉的年终奖肯定达到七位数，他的一些同事在这一年获得的奖金数额将超过1亿美元。因此，支持高盛这一举动的有趣程度，几乎与在朝鲜的选举日为金正日加油助威一样。

对基纳汉来说，有一个因素比人群的挑衅更加糟糕，那就是他的对手乔希·温特劳布（Josh Weintraub）。温特劳布有双重优势：他大学时练习过拳击；身上背负着失败者的烙印，使他有哀兵必胜的动力。尽管温特劳布是华尔街著名的大亨之一，但与高盛相比他还是相形见绌。温特劳布运营着贝尔斯登的“自有”抵押贷款

^① 林肯城市汽车（Town Car），是美国车坛的标志性车型之一。加长版的林肯城市汽车在中国最流行的用途就是婚庆用车。——译者注

交易部，他在这里挣到了数百万美元。他的部门出售垃圾抵押贷款，就连房利美和房地美都不会为这些贷款提供担保。但他的部门把这些贷款打包，起一个委婉的名字，使它们听上去仿佛和沃尔玛山姆会员店的可乐一样无害（“味道和可口可乐一样好，价钱仅需要三分之一！”）。在这个舞厅里，人们的逻辑同样简单：贝尔斯登大战高盛，大卫大战歌利亚^①。

比赛开始，双方的做法和一般的业余拳赛并不相同，他们并没有先伸出拳套接触试探。温特劳布嘲弄基纳汉，向他突出自己的脸，就像猫鼬在引诱蛇。崔尼蒂·基姆是纽约金融地区的拳击专家，他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训练我们的选手。拳赛中加入嘲弄的内容，是为了向我们的付费客户呈现一场出色的演出。如果你的实力远胜于对手，那么就在比赛开始后稍微纠缠一下，然后在第三回合把他击倒。但温特劳布不会这样做，他无情地撕扯着基纳汉：一记左交叉拳，因为基纳汉秘书的收入是温特劳布秘书的三倍；一记右刺拳，因为在一年之前，高盛挖走了给贝尔斯登带来丰厚利润的三位顶级员工；最终，温特劳布一记右勾拳把他打晕。拳赛持续了九十秒，这位高盛交易员被击败。

人群欢呼起来，仿佛这一天是二战欧战胜利纪念日（V-E Day），温特劳布那些喧闹的随行人员成为领头者。温特劳布自掏腰包，花费 65 000 美元为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工作人员购买了门票，并且在临近的酒吧举行了后续派对。整个晚上共有八对拳手进行比赛，交易员和银行家都涌入汉莫斯坦恩舞厅，有数百人希望能够凭魅力迷住检票女孩，试图花钱让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短信和电话将消息迅速传开，仿佛整个世界都出动了：今夜，华尔街正在庆祝。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人们见证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首次突破 14 000 点。乔希·温特劳布这样的人，通过创造出比罗塞塔石碑^②更复杂、也更珍贵的证券，赚到了一大笔钱。并且贝尔斯登刚刚击败了高盛。不论好坏，这些人都是我的人。对他们来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对的、公平的。

还没有人为这个时代命名。2000 年到 2009 年这十年，每一年年份中间都是两

① 《圣经》故事，旧约中的巨人歌利亚，被大卫用石头打死。——译者注

② 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一块同时刻有象形文、阿拉伯草书，以及古希腊文三种文本的玄武岩石碑，是解密古埃及文的钥匙。——译者注

个零，这样的巧合在日历上每千年才出现一次。在我的视线扫过屋子，注视着眼前这些人的时候，“双零年代”适时地浮现出来。华尔街狂热地追求着零，这种轻松赚钱的心态，渗入了我们文化中的每个角落。我因为扮演着华尔街记分员的角色，也沦为这种扭曲思想的猎物。

但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到 2009 年底，我对这些数字进行清算的时候，这十年来家庭的净财产增长竟然是零；创造的净工作机会是零；收入中位数^①的增长是零；股票市场的增值是零。或者说，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全球经济受到这一系列零的拖累，正面临着一场大崩溃。这次崩溃即将发生，会抹去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人的财富。鉴于我所处的特殊位置，也许我是咎由自取。但是，财富和盈余能够蒙蔽人的双眼。处在千年一现的贪婪盛会中，这一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也呼唤一个解释。

^① 收入中位数是统计学概念，是将数据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间的数值。它用来衡量某地区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相比于人均收入，收入中位数更贴近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译者注



前言 // V

01 升温 (2001 年—2006 年)

- 第 1 章 看到，成功，挥霍 (2001 年—2004 年) // 2
- 第 2 章 造星者 (2005 年) // 30
- 第 3 章 嫉妒机器 (2005 年) // 51
- 第 4 章 倍赌 (2005 年) // 73
- 第 5 章 生意决策人 (2006 年) // 95

02 狂热 (2006 年—2008 年)

- 第 6 章 我们想要你们的钱 (2006 年末—2007 年中) // 124
- 第 7 章 空白支票 (2007 年) // 145
- 第 8 章 拳击夜 (2007 年中—2007 年末) // 168
- 第 9 章 硬钉 (2007 年末—2008 年初) // 191
- 第 10 章 透支 (2008 年初) // 217

03 惩罚 (2008 年—2009 年)

- 第 11 章 杠杆 (2008 年中) // 240
- 第 12 章 聚会结束 (2008 年末—2009 年初) // 268
- 第 13 章 看到，挥霍，结束 (2009 年) // 298

致谢 // 311



01 升温

(2001年—2006年)



第 1 章

看到，成功，挥霍

(2001 年—2004 年)

伦敦的金融区如迷宫般复杂，被称作金融城（the City）。当地的交易员和银行家傲慢地给这部分城区命名，仿佛伦敦的其他区域都仅仅是密集的郊区，而这一英里见方的区域才真正算是中世纪时期伦敦的全部。不过，这样倒是很符合他们的风格。纵然现在只有 8 000 人生活在金融城中——确切来说在 1700 年，就像狄更斯描述的那样，这里挤着二十五万人——在每個工作日的早晨，这里仍然会涌入 350 000 人，他们怀着征服世界的欲望，正如那些曾经代表大英帝国从这里扬帆起航的巨大船只一样。

安迪·普里斯顿（Andy Priston）在一个星期二来到这里，他是涌入金融城那 350 000 人中的一员，而那天正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普里斯顿那年二十四岁，刚刚从拉夫堡大学毕业，他是金融城里一家叫麦克期货（MacFutures）的交易公司所培养的第一位大学生。在他到来之前，杂乱的麦克期货公司招聘的员工教育程度不高，形形色色，人等闲杂。雇员里有个名叫罗伯托的人，他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在中午脱光自己的衣服，一丝不挂地在交易市场上搏杀。

普里斯顿曾是三项全能运动员，身材瘦削，面容温和。在这一天，他仍然按照

平时的习惯工作。作为一名“投机分子”，他仔细查看全球交易，在复杂的利率和债券衍生品中寻找市场趋势。不论市场上涨还是下跌，只要他看到市场发生变化，他都会恰当地顺应市场趋势，进行买入或卖出。他并不会持仓数日甚至数周，而是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完成“投机”操作，获得一小笔利润。但是星期二这一天，市场运转得非常缓慢。普里斯顿没看到机会，他不想强行完成交易，决定今天就到此为止，下班去踢足球。就在这时，他察觉电脑中显示出了一股冲击。“市场奇怪地反弹了。”后来他回忆道。于是，他将麦克期货交易大厅上方的公共电视切换到天空新闻频道，看到世贸中心的一座大楼冒出滚滚浓烟，随后一架飞机飞快地消失在另一座大楼中。

全世界目睹了一场悲剧在展开，但在普里斯顿的眼里，他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机会。

他丝毫没有犹豫，迅速返回自己的办公桌前，卖出股票和石油期货，然后借入巨额资金，用数以千万的金钱去买入市场上出现的任何一种欧洲政府债券。他预感到，现在市场上惊慌的投资大军，一旦他们克服了自己的震惊之情，他们将会大举回撤到资本主义的“安慰食品”^①——尤其是他自己正在疯狂买入的那些政府债券。

普里斯顿并没有预先设计好这一行为，他没有深思熟虑的时间。这是直觉，纯粹的、冷血的直觉，他和全世界的交易伙伴共同谱写了一曲电子乐章。不到二十分钟，他已经挣了几十万美元。当他了解到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而非一次事故之后，他在交易市场关闭之前又重复了这一把戏，并且更加激进。

整个过程在距离第一架飞机撞击大楼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在这个交易窗内，普里斯顿为自己挣到了150万美元。

几年以后，普里斯顿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我感到有些反胃。他自己对此也有深深的负罪感，后来他把“9·11”事件那天所得收入的20%捐献给纽约市消防局。但是在那些敬畏他的金融城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英雄，一个传奇。他们甚至送给他一个非常符合他正直、无所畏惧的性情的昵称：勇敢的心。

^① 安慰食品，指美味、令人愉悦的食物，但可能无益健康，作者在这里比喻资本主义世界经典的金融产品。——译者注

在我的人生之路中，有一段和勇敢的心产生交集。这段旅程也始于2001年9月11日，几乎就在他感受到市场反弹的那一刻。在第二架飞机径直飞向南方，掠过哈德逊河的时候，我就在它的正下方朝着南方进发。我的住所距离世贸中心不到两英里，那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亲吻了我相恋多年的女友詹妮弗·莱因戈尔德，然后悄悄地乘坐上前往费城的火车，试图让自己创办另一本杂志的想法变成现实。这是在之前的一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至此，我在这十年中尚且一无所成。我和其他人合伙创办了一本男性商业杂志《观点》(P.O.V.)，由自由通讯公司提供资金。但在这个令人乐观的新世纪第一周，自由通讯公司结束了对我们为期四年的投资。我的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条腿。我和我的合伙人德鲁·马西为了出版这本杂志，刷爆了我们的信用卡，用尽了银行账户里的最后一分钱。自由通讯公司被我们深深打动，随后注资1800万美元，而《广告周刊》(Adweek)把我们评选为1996年的“年度创业公司”。随着其他商业杂志抓住昙花一现的互联网盲从现象^①所带来的商机而成长，其他男性杂志以强调“啤酒和婴儿”而变得更加庞大、发展更快，我们的杂志却进退两难。当日历翻开崭新的一页，别的人都在拥抱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却不得不裁员五十人，其中包括我们自己。

那年我三十二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我打着为获得职业侍酒师认证的旗号酗酒。在这样忧郁的状态下无所事事度过了六个月之后，我振作起来，开始为创办一本名叫《公正》(Justice)的新杂志的想法募集资金。我的创意是：把《人物》(People)和《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相结合，以迎合美国人对真人秀节目日渐增长的痴迷。康泰纳仕(Condé Nast)和赫斯特(Hearst)已经同意发行该杂志，直至2001年夏末，欧洲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布尔达(Burda)表态要投资我的想法，并把这想法打造成该集团在美国的旗舰杂志。而这些美好的前景，在一团巨大的灰色浓烟中，随着双子塔一起轰然倒塌。在那天下午，当我登上第一辆允许返程的火车，颠簸着向曼哈顿驶去的时候，我再也无法看见世贸双子塔，而废墟中仍然涌出大量浓烟。

^① “盲从”引申自原文的Kool-Aid，这是一种饮料，用来比喻盲目地信奉某种思想或接受某个观点。——译者注

一个说法在美国植根：“‘9·11’事件改变了一切。”我只有亮出自己的驾照，才能通过警察设置的路障回到家中（曼哈顿中心区已经被隔离，非居民禁止入内，空气中弥漫的刺鼻味道持续了几个月），从这一点来看，这一说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一片异常之中，整个世界给人的感觉却是出奇地目标明确；我一直为之奔波的所有项目，突然之间都变得愚蠢且平庸。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为救援人员提供食物，参加葬礼，并为不同的杂志撰写灾难现场涌现的英雄人物和感人场景的文章。后来，在文章中被提到的人以及陌生人会叫住我，流着热泪表示对我的文章的感谢。我更努力地尝试为那些爱我的人做正确的事情。我前往佛罗里达，帮助我的母亲和继父，我的继父在“9·11”事件之后不久被查出得了脑瘤，他们艰难地与病魔抗争，但我的继父还是很快就去世了。后来我前往局势紧张的印度进行一次报道工作，那段时期，一名恐怖分子试图在一架飞过大西洋上空的飞机上引爆藏在鞋中的炸弹；而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军队愤怒地在边境线集结并动用核武器相威胁。夹在这两起事件中间的我，于泰姬陵向詹妮弗求婚。

在袭击发生后的整整十三天中，美国呈现出了全新的、充满同情心的一面。当时，我身处纽约的希尔顿酒店，和十来个非裔美籍领导人物待在一起，他们由牧师杰西·杰克逊带领。尽管我是应其中一位客人之邀前来，但我的出现还是让很多人感到恼火。因为这本应该是一场私人聚会，一个在“9·11”事件之后的“团结餐会”，而我这个小文人的出现，会使这一聚会有失公正。我了解这一点，准备离开。

这群人里既有首席执行官，也有华尔街巨头，还有政客，其中包括即将成为民主党提名的纽约州长候选人的卡尔·麦考尔。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些人站成一圈，双手紧扣，并低下了头，开始进行餐前祈祷。我聆听着祈祷词，这一幕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直到杰克逊睁开眼睛，目光穿透房间直盯着我。他问道：“你要加入我们吗？”于是，在牧师和麦考尔之间，十来个有权势的黑人经纪人和一个破产的白人由于震惊和悲痛，短暂地团结在一起。

“分担重负，”杰克逊用他那著名的抑扬顿挫且押韵的方式朗诵道，“将使重负更易承担。”

这就是当时在全国上下弥漫的情绪，于是我也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本领：创建杂志。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公众外交项目，和自由欧洲电台或美国之声类似，国务院每年划拨超过400万美元的经费，用来出版一本介绍美国文化的杂志。这本杂

志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出售。这本杂志拥有一个过时的名字：《嗨！》（Hi!），这是地球上每一个人都认识的英文单词。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杂志的内容还完全没有着落。为了给杂志填充上内容，国务院聘请了全想媒体集团（TMG）负责这项工作。全想媒体总部位于华盛顿，是行业中享有盛誉的老牌媒体公司。然后，全想媒体转而又雇用了我一队美籍阿拉伯人，这其中就包括聪明的、固执己见的利比亚人法迪尔·阿尔-阿米恩。在这里，面对世界上最痛恨我们的那部分人，我们将通过一本拥有浮华光鲜的封面及内容的杂志，来传达美国的观点，打造美国的公众形象。

每个月提炼美国文化是一份很有趣的工作：解释棒球规则、描述硅谷文化，或者介绍在烟民权益团体和公众健康倡导者之间新近爆发的战争。我之所以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得到了承诺，保证这一工作不涉及任何政治因素。文化，是通向理解的基础。成为宣传员或者辩解者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但是，随着人们对“9·11”事件的记忆开始淡化，该杂志的理想化使命也开始遭受同样的命运。国会议员们开始抱怨，他们认为，《嗨！》的作用应该是告诉年轻的阿拉伯人为什么美国的政治是对的，而不是告诉他们西方社会是怎样运转的。随着对伊拉克发动的新战争变得越来越失去民意，一群笨拙的政客获得任命，组成了美国国务院专门小组，开始在杂志付印之前积极地审查内容。在这本杂志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栏目，可以被大致翻译成“美国之窗”。这个栏目秉持一个简单的理念：使用一篇配图的文章，展现出原汁原味的美国样貌，不经任何修饰。一场鲈鱼垂钓锦标赛、一次关注乳癌的游行、波多黎各日的游行：对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这些都是极富异国风情的画面，但却经常被带有煽动性的本地媒体用来丑化美国。但是，在一次杂志印刷前的审查会上，审查组由十个国会高级官员组成，负责人认为自己确切地受到一张照片的冒犯，这张照片展现了典型的西方场景：一群露营者带着驮满行李的骡子出发，进行一场崎岖的周末探险之旅。

我们的团队一直对文化敏感性保持高度的警觉，避免采用展示鞋底、裸露的胳膊或其他对美国人来说毫无恶意的、但却可能惹恼阿拉伯读者的画面。但是，这位官员的顾虑，则更为狭隘。本来这张照片就和诺曼·洛克威尔^①的画一样无害，她

①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是20世纪早期美国的重要画家和插画家，其作品横跨商业宣传与爱国宣传领域。——编者注

却拿起这张照片，指着一只驮着行李的骡子（或者是驴子）说：“这张图片不能用，它太过亲民主党。”于是这张图片没有出现在杂志上。

这样的经历让我感到，是时候做点别的事情了。在此半年以前，我收到了伦敦一位交易员寄来的一封老式信件。他的名字叫马格努斯·格里夫斯（Magnus Greaves），是“勇敢的心”的老板。他在信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请求：我能听听你关于一本金融杂志的想法吗？于是我花了一个小时，极详细地向他描述了这个行业总体存在的问题。最后，我交给他一张核对表，告诉他如果他在认真考虑这件事，那么就需要回答表上列出的问题。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马格努斯现在又找到我，想要聘我做杂志顾问。

我在考虑是否要接受这个新项目的时候，想起了在摩洛哥发生的一件事。在《嗨！》的开发阶段，我们的一项工作是前往阿拉伯世界进行为期两周的旅程，从阿布扎比走到贝鲁特，采访数百个年轻人，了解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采访，发生在卡萨布兰卡。当时，现场几近暴乱，足足两百个新闻学院的学生，挤进了一间仅能容纳五十人的教室。吸引他们前来的原因，是当面责骂真实的美国人的机会，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猛烈的抨击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小组，其中包括一个大使馆官员，则一直在努力招架。（“在这些孩子中，一半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学院的院长在采访之前告诉我们，“他们希望确定你们都没带着枪。”）

采访结束后，人群冲向我们，学校薄弱的保安只能仓促应对。事情证明，保安其实没有必要感到紧张，因为政治时间已经结束。“我怎样才能在美国找到一份工作？”学生们急切地向我们提问，“我怎样才能得到签证？我怎样才能挣钱？”

有一个穿着红色皮夹克的学生，他想要创建一个网站，把摩洛哥人带入重金属摇滚的美妙世界，他希望在这件事上得到我们的详细建议。“奥齐无敌。”他和我们打招呼时如是说。他的拇指、食指和小指向外伸出，形成一个完美的手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为他提供指导，帮助他把重金属音乐这种不那么明显的美国文化，介绍给阿拉伯人。

另一个穿着蓝色毛线背心的学生，一直害羞地等待着轮到他提问的机会。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就他所听到的在美国确实正发生的事情，恳切地提出问题：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股票交易员？

全球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反恐战争将通过子弹进行，而不是通过杂志来完成，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想要忘记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内，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后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提出走出家门购物就是他们爱国责任的体现，而这一信息已经生根发芽。双零年代自“9·11”事件才真正开始，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的残骸。有一件事我那时还没意识到，但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会慢慢醒悟，那就是相对于我的遭遇，“勇敢的心”在那悲惨的一天所经历的一切，才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

\$\$\$

你总是可以通过一个人佩戴的手表，来辨别他是什么层次的交易员。手表就是金融世界的婚戒，这个配件将会向懂表的人彰显佩戴者的身份。一名典型的交易员所佩戴的手表，其中使用的金属价值足够生产一辆东欧的汽车，而内部大量的“复杂”设计，就像这个词所蕴含的意义一样，使得报时这门可能早在五个世纪之前就已被人们精通的技术，再一次变得精妙。交易员们向所有注意到手表存在的人宣称：“没错，我买得起这个价值32 000美元的东西，尽管它起到的作用，并不比麦片盒底赠送的小玩意更大。”

我所见过最厚实的一块手表，由法兰克·穆勒出品，上面的罗马数字指针，就像在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作品中出现的指针一样软化。这块手表的佩戴者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在2003年末，他迎接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熊抱。这是对我的奖励，因为我在古老的金融城小巷中成功找到了午餐地点。

至于他的名字马格努斯·格里夫斯，很适合出现在希腊神话中，那块厚实的手表戴在他的手腕上，看着很相衬。他身高六尺四^①，体重300磅^②，但看上去他显得更加魁梧。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脑袋并不大，他的头在厚重的身体上回来摆动，活像一大份冰激凌圣代上面的樱桃。但是他的外貌一点也不吓人：他笑起来的时候，你能看到稀疏的牙齿。他的鼻子扁平，头发几乎是刮干净的。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英俊版本的友好巨人史莱克^③。

① 约1.94米。——译者注

② 约272斤。——译者注

③ 史莱克是好莱坞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的主角，一个身材庞大的绿色兽人。——译者注